

名庶永昭於成績宜改爲大宋重修廣韻牒至準
勅故牒

張渭毅 主編

陸法言撰本

長孫訥言箋注

儀同三司劉臻

外史顏之推

著

武陽太守盧思道

散騎常侍李若

國子博士蕭該

蜀王諮議

漢語音韻學的繼承與創新（下）

吏部侍郎薛道衡已上八人同撰集

郭知玄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

關亮增加字

薛峒增加字

中國文史出版社

张渭毅 主编

汉声

——汉语音韵学的继承与创新（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论知组、庄组、章组声母在近代汉语早中期的演变类型 ——为杨耐思先生八十华诞而作^①

张渭毅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博士)

零、缘起

本文所论的知组,指《切韵》知彻澄3个声母,庄组指《切韵》庄初崇生俟五个声母,章组声母指《切韵》章昌船书禅5个声母。《切韵》的日母和娘母暂不论。知组、庄组、章组声母(以下简称知庄章)的分合及其演变,是汉语音韵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本文以中古音为起点,论证知、庄、章3组声母在近代汉语早期和中期的历史演变及其类型。

2010年1月20日,是业师杨耐思先生80岁寿辰,杨先生是我的音韵学引路人之一,自1988年起,我就跟随您学习音韵学,在近代汉语的许多方面,都得到您悉心的指导。近10年来,我的研究生李德超、秦晔、聂海平、陈鑫海、孙顺、朱珠、罗言发和董振华等同学也先后得到了您耐心的、热情的指导,2007年5月和2008年12月,您两次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神采奕奕地主持了秦晔同学和聂海平

① 本文原载于《辅仁国文学报》2011年10月第33期,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编印。此次发表,略有改订。这是一篇由旧作4次改订而成的新作,原文的题目是《论知组、庄组、章组声母在近代汉语的演变类型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2005年8月24日,作者在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服务中心主办的近代汉语官话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原文的详细提要,会上,麦耘先生和王洪君先生谈了中肯的看法。会后,王洪君先生和薛凤生先生来信,分别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作者将原文初稿修订整理,分成《论知组、庄组、章组声母在近代汉语早中期的演变类型》和《论知庄章组声母的分合在近代汉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两篇专论,此次修订发表的是前一篇。又此文发表前,承蒙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李添富教授指教。谨记在此,并向以上4位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

同学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本文所论，是我多年来学习杨先生近代音论著的点滴心得体会，谨以此文恭祝您 80 华诞，并由衷地感谢您多年来对我的教诲和指导。

一、中古音知组、庄组、章组声母的格局

近代汉语知、庄、章三组声母的演变类型，从中古音继承和发展而来，因此，对这 3 组声母在中古音的格局，有必要进行梳理和分析。

所谓声母的格局，包括声母的分类状况、音韵地位、音值构拟以及在声母系统中跟其他声母的关系等内容。前人在讨论中古音的音类关系和音变特征时，往往只论《切韵》，不顾中古各期音变的南北差异。拙文《论中古音分期问题》指出，《切韵》是中古音，但是，中古音不全是《切韵》音，《切韵》音并不能取代中古音的全部内容。中古音可以分为早期（魏晋宋时期，公元 220 ~ 478 年）、中期（齐梁陈隋时期，公元 479 ~ 617 年）和晚期（初唐、中唐时期，公元 618 ~ 810 年）3 个发展阶段，存在着南北两派多个不同的方言点，知、庄、章 3 组声母的分类状况以及跟其他相关声母（如端组、精组）的分合关系，在各期不同的音系点表现不同，根据拙作《论中古音分期问题》^①，略说如下。

1. 中古早期的知庄章声母的格局

（1）魏晋宋时期，南北各方言的章组声母都独立出来，并腭化为舌面塞擦音。船、禅的分合，表现不同，西晋吕忱、东晋徐邈的船禅有别，刘昌宗的船禅不分。竺法护、鸠摩罗什、法显等译音和郭璞音注里有有禅无船。王力（1985：p121）根据《颜氏家训·音辞篇》南人“以石为射，以贱为羨，以是为舐”这段话，断定南北朝某些方言船禅音值相近，照穿神 3 母的音值已由先秦两汉的舌面塞音 [ʃ] [ʃ'] [ɖ] 变为舌面塞擦音 [tʃ] [tʃ'] [dʒ]，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汉语语音史发生了几次声母腭化的现象，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次：一次是魏晋时章组声母腭化为 [tʃ] [tʃ'] [dʒ] [ʃ] [ʒ]，另一次是近代汉语晚期即 18 世纪中期，见组声母腭化为 [tʃ] [tʃ'] [ʃ]。

（2）端组和知组声母的分合，精组和庄组声母的分合，南北方言有差异。北

^① 《论中古音分期问题》见本书 p159 - 210.

方方言，如吕忱音注反映的任城话、竺法护和法显等译音反映的洛阳话、鸠摩罗什译音反映的长安话，端、知两组声母分立，精、庄两组声母分立。南方方言，如郭璞的建康方音和徐邈的京口方音，端、知不分，精、庄不分。也就是说，魏晋宋时期，端、知和精、庄两组声母在北方方言先分化，南方方言没有分化。

(3) 南北多数方言，如吕忱、郭璞、徐邈、刘昌宗等，从、邪分立。北方方言，邪母与以母关系密切，如吕忱音注的邪母字多混读以母，竺法护译音以、邪不分，可能读舌面边音 [ɿ] 或 [l]，鸠摩罗什、法显等译音邪母无字，可能邪母不独立。

(4) 《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羨，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后人把这段话归结为分辨中古以金陵为代表的南方方言和以洛阳为代表的北方方言的两组区别特征，即声母特征：南人从邪不分，船禅不别；北人有别。韵母特征：南人鱼虞有别，纸旨有别，洽狎有别；北人不分。值得注意的是，《颜氏家训·音辞篇》提出的从邪分合、船禅分合两个声母区别特征，不大适合作为魏晋宋时期分辨南北方言的声母区别特征。倒是端知组声母（不包括泥娘）分合和精庄组声母分合，适合作为划分南北方言的声母区别特征，大致上说，北方方言，如洛阳、长安、任城等方言，端组和知组声母分立，精组和庄组声母分立。南方方言，如建康、京口等方言，端、知不分，精、庄不分。也就是说，汉语语音史里，舌头音、舌上音的分化，北方方言要早于南方方言。精、庄组声母分化，北方方言要早于南方方言。

2. 中古中期的知庄章声母的格局

(1) 南北方言章组、庄组声母独立。

(2) 端组和知组分合，南北方言有差异。陆德明首音反映的金陵音端、知不分，梁顾野王《玉篇》反映的吴郡话、阇那崛多等4位高僧译音所反映的长安话、曹宪《博雅音》反映的江都话端、知分立。这4个音系点船、禅都不分。

(3) 从、邪不分、船、禅不分，本来是南方方言的特点，可是阇那崛多等4位高僧译音所反映的长安话船、禅不分，从、邪无字，继承了东晋鸠摩罗什等译音有禅无船、邪母无字的特点。可以看出，从邪分立、船禅分立的两个声母区别特征，是有局限的，没有波及到整个北方方言，不能表现中古中期长安话的声母特征。而且，这种船、禅不分的现象，一直持续到中古后期的长安话里。

3. 中古晚期的知庄章声母的格局

(1) 南北方言知组、庄组、章组声母独立。

(2) 北方方言，如玄奘、义净、李善、何超的洛阳话和卢藏用《春秋后语释文》音切所反映的范阳话，船、禅不分。长安话情况复杂，船禅分合因人而异，玄应、颜师古、不空、慧苑、云公、窥基、张参等的长安话船、禅分立，李贤、司马贞、张守节、慧琳等的长安话船、禅不分。南方方言，如公孙罗的江都话船、禅不分。

(3)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个地点方言，声母变化因人而异。玄应、颜师古、不空、慧苑、云公、窥基、张参等的长安话船禅分立，可是李贤、司马贞、张守节、慧琳等的长安话船、禅不分。

总的看来，中古时期，章组声母无论南北都独立。庄组、知组声母的格局，南北方言有差异，北方方言在中古早期就形成了庄组、知组声母独立的格局；南方方言里，中古中期庄组独立，至中古晚期知组才独立。无论如何，中古音发展到中唐阶段，知组、庄组和章组声母已经是三足鼎立的局面。

4. 对于《切韵》知、庄、章声母音位的处理方案

《切韵》声母音位的归纳，向来有多种方案，音值的构拟也有所不同，可参看张渭毅（2006a）的有关评介。就知、庄、章3组声母音位而言，大致有两种处理方案：

(1) 知、庄、章声母是3组独立的声母音位，多数学者都如此处理。

(2) 知组归端，庄组归精，章组独立，少数学者持此说。

对于章组声母音值的构拟，分歧较小，章昌书读 [tʃ] [tʃ'] [ʃ]，没有分歧。船、禅的构拟有两种方案，多数学者主张船读塞擦音 [dʒ]，禅读擦音 [ʒ]；少数学者认为船、禅音值互易，禅读塞擦音 [dʒ]，船读擦音 [ʒ]。

对知、庄组声母音值的构拟，大致有两种方案。

(1) 庄初崇生俟读舌叶音 [tʃ] [tʃ'] [dʒ] [ʃ] [ʒ]，知彻澄读舌面塞音 [tʃ] [tʃ'] [dʒ]，李荣（1956：p128）指出，庄组和知组声母的发音部位可能同是 [ʃ]。

(2) 庄初崇生俟读舌尖后塞擦音和擦音（即卷舌声母）[tʃ] [tʃ'] [dʒ] [ʃ] [ʒ]，知彻澄读舌尖后塞音和擦音 [t] [t'] [d]。

下面针对以上各说，表明我们的看法。

第一，归纳音位，有多种可能的处理方案，只有好坏（即合理与否）之分，没有对错之别。能够合理体现音位关系和解释音变规律的音位归纳方案，就是好的或合理的方案。

第二，归纳音位，有对立原则、互补原则、相似性原则、历史原则和经济性原则，其中对立原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两个音类，如果构成对立关系，不管音类数量有多少，都应该坚持分成不同的音位。

第三，音位的归纳结果，应该符合语音史演变的大趋势，能够经得起音变事实的考验。

第四，音值的构拟，不仅要符合音理，而且要能够合理解释声母和韵母的结合关系。

落实到知组、庄组声母音位的归纳和构拟上，《切韵》知、庄、章三分对立，构拟为 [tʃ] [ʃ] [tʃʰ]，是合理的方案。

首先，知组和端组、庄组和精组应该分成两组声母音位，因为知、端对立，庄、精对立。

根据李荣（1956：p90），《切韵》端组声母一般跟一等、四等韵母结合，知组只跟二等、三等韵母结合，大体上互补。可是端组声母跟二等韵母结合的小韵有15个，跟三等丑类、寅类韵母结合的小韵有5个，其中有3个小韵与同韵中的二等、三等的知组声母小韵对立，如：二等韵的马韵都下反觶小韵（端母）跟竹下反缪小韵（知母）对立。梗韵德冷反打小韵（端母）跟张梗反町小韵（知母）对立。三等寅类韵的至韵徒四反地小韵（定母）跟直利反緻小韵（澄母）对立。

据李荣（1956：p90-91），《切韵》精组声母跟一、三、四等韵母结合，庄组跟二、三等韵母结合，就一、二等韵母来说，精组和庄组是互补的，但是，精组和庄组都可以在同一类三等韵母前出现，所以，精、庄声母是对立的。

其次，把《切韵》庄组构拟为 [tʃ] [tʃʰ] [dʒ] [ʃ] [ʒ]，知组构拟为 [t] [tʰ] [d] 的主要历史根据是梵汉对音，对于这种构拟的理据，麦耘（1991）等已有专文论证。但是，各家的意见并不一致，我们的看法是，在现代汉语大多数方言里，难于或很少看到 i 韵母或 i 介音跟舌尖后塞擦音 [tʃ] [tʃʰ] [dʒ] [ʃ] [ʒ] 和舌尖后塞音 [t] [tʰ] [d] 结合的例证，把《切韵》庄组构拟为 [tʃ] [tʃʰ] [dʒ] [ʃ] [ʒ]，知组构拟为 [t] [tʰ] [d]，在汉语内部缺乏普遍的音值依据。相比之下，庄组构拟为 [ʃ] [ʃʰ] [dʒ] [ʃ] [ʒ]，知组构拟为 [t] [tʰ] [d]（跟 [ʃ] 的发音部位相同），既符合音理，又能够合理解释

庄组、知组声母为什么能够在同一个二等韵母、三等韵母前出现，以及在丑类三等韵和寅类 A 三等韵里同时出现知、庄、章三组声母的原因——[ʃ] [ʈ] [tʃ] 都可以跟同一个介音为 [i] 的韵母或 [i] 韵母结合。在对音研究中，由于对音双方的语音结构不同，对音法不仅采取对音近似值，更注重两种语言的音类对应关系、译音的时代性和一致性。我们把中古汉语的知组、庄组构拟为 [ʈ] [ʈʰ] [dʒ] 和 [ʃ] [ʃʰ] [dʒ] [ʃ] [ʒ]，并不妨碍解释它们可以对译梵文的舌尖后塞音和舌尖后塞擦音、擦音。

再次，《切韵》是折衷南北方言的雅言音系，南人不分、北人分的音类，《切韵》能够分，北人不分、南人分的音类，《切韵》也能够分。《切韵》知、庄、章三分的格局，能够解释中古音知庄章声母的南北差异，符合中古音演变的大势。

二、近代汉语早期知庄章声母的演变类型

近代汉语指公元 9 世纪中期至 18 世纪中期的汉语，可以分成早期晚唐五代宋金（9 世纪中期～13 世纪末），中期元（13 世纪末～14 世纪末）和晚期明清（15 世纪初～18 世纪中期）。这个分期，依据的是杨耐思、曹广顺（1992a）对于近代汉语语音的分期，杨先生把近代音分成 3 个发展阶段：晚唐五代经北宋辽到南宋金是近代音的始成期，元代是近代音的成熟期，明清是发展期。

晚唐五代宋是汉语语音史的转折时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近代汉语，中古音知、庄和章 3 组声母，这个时期开始打破此前均衡三分的格局，形成复杂多样的演变类型，要探寻知庄章声母在元明清方言中的演变轨迹，就必须对这个时期的知庄章声母的分合状况来一个彻底的梳理。

晚唐到宋 300 多年里，在不同的音系点里，中古知、庄、章 3 组声母各自发生了新的、不同的演变，可以分为 4 大类型计 12 小类如下。

1. 第 1 大类，知庄章三分的类型，简称 A 型，以全浊声母是否清化为标准，可以分两个小类

(1) 有一套全浊声母，简称 A1 型

此类按照庄、章组内部各个声母的区分情况，有可以分为 2 个小类：

a. 知庄章三组各个声母严格分立, 简称 A1a 型

辽僧行均的《龙龕手鏡》(997 年) 反映了辽代幽州地区文人的读书音。根据陈飞龙(1974)和张卫东(2001)的研究,《龙龕手鏡》的声母有 40 个,跟《广韵》不同之处在于非敷奉微独立。知组、庄组和章组严格分立,跟《切韵》的格局一致。

b. 崇俟和船禅混为一类, 简称 A1b 型

朱翱反切(约 961 ~ 974 年)反映了晚唐金陵士人的读书音。根据严学窘(1943)、张世禄(1944)、王力(1982, 1985)的研究,朱翱反切全浊声母没有清化。知组、庄组和章组声母分立,基本上维持了中古汉语的格局,知彻澄、庄初生和章昌书分用画然。王力(1982/1991: p240)指出:“大量的反切证明,庄初山 3 母都是独立的,不与照穿审相混,也不与精清心相混。……庄初山的独立性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床母跟船禅的分合,严学窘(1943)与的王力(1982, 1985)的看法不同。严学窘(1943/1997: p16 - 19)把庄组系联为侧、测、助、色 4 个声类,章组系联为之、昌、时、式 4 个声类,跟《切韵》相比,床母独立,船禅不分,合并为时类,时类读塞擦音。王力(1982, 1985)的结论却是床船禅混用为一类,读擦音。严、王两位先生的结论分歧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

第一,整理反切的方法不同。严先生严格运用反切系联法,他的声类分类是以反切系联的结果为基础的,只要反切上字能够系联,就可以归入同一个声类;如果反切上字不能够系联,即使出现反切上字与被切字混切的现象,也不作归并。王先生则不然,他运用反切比较法,重视朱翱声类的新动向,只要出现反切上字与被切字混切现象,就归并为新的不同于《切韵》的声类。

第二,对于朱翱反切的音系性质有不同的认识,研究的立足点不同,决定了处理结论的倾向性。严学窘(1943/1997: p52)立足于朱翱声类与《切韵》声类的共同点,认为朱翱“43 声类等第之审极明”,沿袭“隋唐旧法”,“其起源必在唐代”,这就决定了严先生在声类结论的处理上重同不重异,重视朱翱声类与《切韵》的继承性,而把声类新的变化看作例外,因此,他认为船禅相混,是“古今音中”“极不规则之变化”。王力(1985: p254)则立足于朱翱声类与《切韵》声类的不同点,即“朱翱的反切完全不依《切韵》”,“用的是当代的音系”,注重朱翱声类的创新性,并能够从语音的系统性和音变的平行性角度,对

新的声类现象给予合理的解释。如王力（1985：p259）认为朱翱的床船禅混用为一类，除了依据神床混切、床禅混切、神禅混切的事实外，还注意到从、邪相混的平行性演变，从系统性的角度指出，朱翱的“塞擦音缺浊母，从邪合流，床神禅合流，自成系统，这也决不是偶然的。现代吴语正是这种情况。”

因此，王力先生的结论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知庄章的音值构拟，是朱翱声母格局的重要内容。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朱翱的声母系统是否有卷舌声母 [tʂ] [tʂʰ] [ʂ] [ʐ]？

王力（1982，1985）的研究表明，朱翱音系没有卷舌声母。我们可以找到两点证据：

第一，汉语史卷舌声母的形成，不仅取决于知庄章的分合，更取决于是否产生了能够使卷舌声母形成的舌尖后元音韵母。出现卷舌声母的音系，应该存在只能跟卷舌声母结合的新的卷舌韵母 [ɿ]，朱翱音系没有出现卷舌韵母 [ɿ]，也就没有产生卷舌声母 [tʂ] [tʂʰ] [ʂ] [ʐ]。

王力先生发现，朱翱音系出现了新的资思部，产生了新的韵母 [ɿ]。这个资思部只有一个 [ɿ] 韵母，只跟精组声母结合，没有卷舌韵母 [ɿ]。如：

资，子司反；雌，千思反；疵，才资反；赐，先刺反；自，慈四反。

以上各例都是用《切韵》止摄开口三等精组字作被切字的反切下字，韵母独成一类。

第二，卷舌声母 [tʂ] [tʂʰ] [ʂ] [ʐ] 不能跟 [i] 韵母或介音为 [i] 的韵母结合。现代汉语普通话的 [ɿ] 韵母的字，在朱翱音系中一律属于脂微部，其反切下字可以是非知庄章组和非日母的字，同时又可作其他声母被切字的反切下字，前者如：知，珍移反（知）；致，陟利反（知）；魑，丑离反（彻）；支，章移反（章）；脂，真夷反（章）；指，职美反（章）；侈，昌婢反（昌）；嗜，食利反（船）；厕，测吏反（初）；仕，鉏里反（崇）；耳，柔以反（日）；等。后者如：伊，因之反（影）；移，以支反（喻）；夷，寅支反（喻）；己，讫耳反（见）；欺，遣之反（溪）；疑，研之反（疑）；离，邻之反（来）；吏，连致反（来）；比，并止反（帮）；彼，邦是反（帮）；皮，贫知反（並）；婢，频旨反（並）；弥，面侈反（明）等。

可见，朱翱脂微部的韵母不是卷舌韵母 [ɿ]，所以，王力先生构拟为 [i] 韵母。

另外，介音为 [i] 的同一个韵母的字，在朱翱反切里，既作知庄章组和日母被切字的反切下字，又作其他声母被切字的反切下字，如元仙部 [iæn] 韵母

字作知庄章组和日母被切字的反切下字例（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辗，陟衍反（知）；缠，直连反（澄）；羨，之彦反（章）；战，正彦反（章）；阐，昌善反（昌）；彝，赙延反（书）；饕，遮延反（章）；先，蒐前反（生），然，仁迁反（日）等。元仙部 [iæn] 韵母字作其他声母被切字的反切下字例：见，经硯反（见）；虔，其延反（群）；彦，拟线反（疑）；天，听连反（透）；殄，徒显反（定）；年，泥贤反（泥）；连，邻延反（来）；諠，婢篇反（並）；篇，僻连反（滂）；绵，名连反（明）；荐，子偏反（精）；倩，七县反（清）；贱，自见反（从）；涎，夕连反（邪）；烟，伊田反（影）；衍，余羨反（喻）；焉，有连反（喻）；显，呼衍反（晓）；贤，回坚反（匣）等。

以上说明，朱翱音系不具备产生卷舌声母的充分条件，构拟如下，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

知组：[t̪]（知） [t̪ʰ]（彻） [ɕ]（澄）
 庄组：[tʃ]（庄） [tʃʰ]（初） [ʃ]（生）
 章组：[tʃ̥]（章） [tʃ̥ʰ]（昌） [ʃ̥]（书） [ʒ]（崇俟船禅）

（2）全浊声母清化，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简称 A2 型

根据冯蒸（1994，2005）的研究，《尔雅音图》为后蜀（934～965 年）河中龙门（今山西河津县）学者毋昭裔所作，反映了晚唐时期梁益地区的方言音系。我们认为，《尔雅音图》似反映晚唐宋初山西地区的一种通语音系。全浊声母清化，平声变送气清声母，仄声变不送气清声母。《尔雅音图》知、庄、章组大体三分，有知二与庄相混、知三与章相混、知庄章相混的少数现象，蒋冀骋（1997c）指出，3 组声母读音比较接近。由于没有出现舌尖后元音韵母，还没有产生卷舌声母 [tʃ̥]、[tʃ̥ʰ]、[ʃ̥]。构拟如下，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

[t̪]（知澄仄） [t̪ʰ]（彻澄平）
 [tʃ̥]（章市仄） [tʃ̥ʰ]（昌市平） [ʃ̥]（书神）
 [tʃ]（庄崇仄） [tʃʰ]（初崇平） [ʃ]（生禅）

2. 第 2 大类，知组独立，庄、章合流的类型，简称 B 型，分两个小类

（1）有完整的全浊声母，属于读书音系统，简称 B1 型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北天竺迦湿弥罗国僧人天息灾（？～1000 年）和

乌填曩国僧人施护(? ~ 1017)一同携带梵本来到洛阳,自太平兴国7年(982)起,于洛阳开始翻译佛经,学习的汉语是以汴洛音为基础的读书音。根据张福平(1996)、储泰松(1996)和蒋冀骋(1997d)的研究,天息灾、施护梵汉对音里有完整的全浊声母,知组独立,庄章合并,床禅合流。

天息灾、施护所对译汉语里没有舌尖后元音,形成卷舌声母的韵母条件尚不具备,也就不能出现卷舌声母[tʂ]、[tʂʰ]、[dʒ]、[ʂ]。庄章组声母的音值应该是舌叶音[tʃ] (庄章)、[tʃʰ] (初昌)、[dʒ] (崇神市) [ʃ] (生书)。

知组字绝不用精组、庄组、章组字对音,而庄组、章组已经合流,可见当时汉语的知组读音跟舌尖塞擦音、舌叶音差别较大,应该是舌面塞擦音[tʃ] [tʃʰ] [dʒ]。

天息灾、施护梵汉对音所反映的宋初读书音知组独立、庄章组合流的声母演变格局早在中晚唐时期北方方言里已经有所体现。据周祖谟(1982/1988),唐五代北方有的方言里,正齿音二等、三等相混,读同一类,守温30字母,就是知组独立、庄章组合流,床禅不分。构拟如下,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

舌叶音: tʃ (庄章) tʃʰ (初昌) dʒ (崇神禅) ʃ (生书)

舌面前音: tʃ (知) tʃʰ (彻) dʒ (澄)

后来的宋人36字母、切韵图(如《四声等子》、《切韵知掌图》等)也是知组独立、庄章组合流的格局,只不过床禅分立

(2) 浊音清化,属于口语音系统,简称B2型。

邵雍(1011~1077年)《声音倡和图》音系反映了宋初汴洛口语音系统。根据周祖谟(1942)、陆志韦(1946)和平山久雄(1993)的研究,邵雍音全浊声母清化,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庄章合流,知组与之音值相近,但仍有区别。没有形成卷舌声母,构拟如下,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

[tʃ] (知澄三仄) [tʃʰ] (彻澄平)

[tʃ] (庄章) [tʃʰ] (初崇平昌神平市平) [ʃ] (书生崇仄神仄市仄)

值得注意的是,B1,B2型虽然属于同一个汴洛方言的不同的声母系统,有存浊和清化的差异,但是知庄章的演变路向相同,都是庄章合流,知组独立,都没有产生卷舌声母。

3. 第3大类,庄组独立,知章合流的类型,简称C型,可以分两小类

(1) 全浊声母尚未全部清化, 简称 C1 型

根据罗常培(1933)、邵荣芬(1963)、高田时雄(1988)、柯蔚南(1991, 1994)和蒋绍愚(1994)的研究, 晚唐五代西北方音里, 知章两组声母合并, 庄、知虽有少数混淆例子, 庄组仍然独立。摩擦音浊音清化, 塞音、塞擦音浊音尚未清化。澄母成为照母的全浊声母; 床禅不分, 是擦音, 已经清化, 与审母合流。鉴于韵母没有出现舌尖后元音, 因此, 还没有产生卷舌声母。构拟如下, 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

舌叶音: tʃ (庄) tʃ' (初) ʃ (生)
舌面前音: tʃ̟ (知章) tʃ̟' (彻昌) dz (澄) ʃ̟ (书崇神禅)

(2) 全浊声母已经清化, 庄组两分, 一部分独立, 一部分归精组, 简称 C2 型

根据宁忌浮(1992)、唐作藩(1992)和蒋冀骋(1997d)的研究, 金代真定松水人韩道昭所作《改并五音集韵》(1208~1211年)包含两套音系。第一套受传统韵书和等韵的束缚, 还不能彻底反映实际语音, 第二套音系即韩氏口语音, 反映了北方话的实际语音。韩道昭的口语音系里, 全浊声母清化, 知章合流, 庄组两分, 庄组三等独立, 庄组一二等与精组相混。还没有产生卷舌声母。构拟如下, 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

舌尖前音: ts (精从庄一二等崇一二等) ts' (清从初一二等崇一二等) s (心邪生一二等)
舌叶音: tʃ (知章庄三等崇三等澄神) tʃ' (彻昌澄神初崇三等) ʃ̟ (生三等书禅)

4. 第4大类, 知庄章合流, 简称 D 型, 可以分作 5 小类

(1) 知庄章合流, 知组字两分, 一部分跟精庄章合流, 一部分归端组, 简称 D1 型

根据邵荣芬(1995)的研究, 我们认为, 吴棫(1100~1153或1154年)的《韵补》反切反映了12世纪初中叶闽北建瓯一带的读书音。全浊声母已经清化, 变为不送气清声母。知庄章合流, 知组字两分, 一部分跟精庄章合流, 一部分归端组, 构拟如下, 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

[ts] (精知庄章从澄崇邪) [tsʰ] (清彻初昌) [s] (心邪生书崇神禅)
[t] (端定知) [tʰ] (透彻)

(2) 知组并入照组 (庄章), 简称 D2 型, 分 D2a、D2b 两小类

(a) 有完整的全浊声母, 简称 D2a 型

南宋江西大庾人卢宗迈 (1119 ~ 1125 年生) 的《卢宗迈切韵法》、南宋祝泌的《皇极经世起数诀》(1241), 属于《集韵》系韵图, 反映了当时当地的读书音。根据鲁国尧 (1992, 1993, 2003a) 和李新魁 (1994) 的研究, 卢图和祝图有完整的全浊声母, 床 (二、三等) 禅相混, 知庄章合流。没有产生卷舌声母。

鲁先生说, 据卢图, 当是庄章先合, 再与知合, 初昌先合, 再与彻合。

根据周祖谟 (1966) 的研究, 南宋江西乐安人陈晋翁《切韵指掌图节要》、吴兴人赵与时《宾退录》也是知组与照组合流, 保持全浊声母, 反映了当时的读书音

(b) 全浊声母清化, 简称 D2b 型。

根据竺家宁 (1981) 的研究, 南宋江西庐陵 (今吉安) 人孙奕所作《九经直音》和《示儿编》所反映的时音里, 全浊声母清化, 知庄章合流, 清化条件各组声母情况不一, 知照系浊声母的清化一般是变为不送气清音, 知组并于照组。没有产生卷舌声母。今依竺家宁 (1981) 构拟如下, 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

[tʃ] (知庄章澄床) [tʃʰ] (彻初昌) [ʃ] (生审禅)

值得注意的是, D2a 型和 D2b 型的作音者多生活在江西, 可能分别反映了江西方言读书音和口语音的演变, 除了声母系统的清浊差异外, 知庄章合流路向是一致的, 即存浊的 D2a 型是读书音的演变, 浊音清化的 D2b 型是口语音的演变。

(3) 全浊声母清化, 庄组字两分, 一部分与知章合流, 一部分归精组, 简称 D3 型

根据王力 (1982, 1985) 的研究, 南宋朱熹 (1130 ~ 1200 年) 反切所反映的时音里, 全浊声母清化, 大致上平声送气, 仄声不送气, 庄组字两分, 一部分与知章组合流, 一小部分与精组合流。根据蒋冀骋 (1997d) 和刘晓南 (2001),

朱熹长期侨居福建，他的通语语音或许带有闽方言的特点。今依王力（1985）构拟如下，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

[tʃ]（知庄章澄仄崇仄） [tʃʰ]（彻初昌澄平崇平禅部分） [ʃ]（生审神禅部分）

[ts]（精从仄庄部分） [tsʰ]（清从平初部分） [s]（心邪生部分）

应该指出的是，朱熹音系里，虽然有资思部韵母 [ɿ]，但是没有卷舌韵母 [ʅ]，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卷舌韵母字，一律归朱熹音系的支齐部，韵母为 [i]。因此，没有产生卷舌声母。

（4）全浊声母清化，庄组并入知章组，简称 D4 型

根据龚煌城（1981）和李范文（1995）的研究，12 世纪末西北方音里，经过晚唐以来 300 年的演变，全浊声母彻底清化了，浊声母一般变为送气清声母，庄组也并入此前已经合流的知照组。没有产生卷舌声母。构拟如下，括号内是《切韵》的声母：

[tʃ]（知庄章） [tʃʰ]（彻初昌澄崇） [ʃ]（生审神禅）

应该指出，C1 型、D4 型都属于西北方音，有直线式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宋代西北方音的 D4 型由晚唐五代西北方音 C1 型演变而来。

5. 小结

综观晚唐五代宋 300 多年来知庄章声母的演变，可以获得以下几点认识：

（1）以上 4 大类 12 小类知庄章声母的演变类型，多数是在晚唐五代北宋初期 100 多年的时间里演变而形成的。如果 100 多年可以看作语音演变一个共时平面，那么，知庄章声母在这个共时平面的差异就不应该简单地归结为时间的差异，而应该归结为地域的差异，也就是同一时期的方言差异。

（2）一个方言的知庄章声母，在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的演变类型，不同的类型之间，可以有继承和发展关系。如西北方音知庄章的演变，在晚唐五代表现为 C1 型，12 世纪末则表现为 D4 型，由 C1 型变为 D4 型是同一个方言的历时演变。但是，诸如此类能够连成一条直线的、有确定的方言点的历时演变，例证很难找，多数情况可能是，不同时期存在的不同方言点的演变类型之间没有继承和发展关系。

（3）同一个方言里的读书音和口语音，知庄章声母的演变路向相同。如 B1、

B2 型和 D2a、D2b 型。

(4) 同一个演变类型，可以存在于不同的方言音系里，即同一个演变类型的音系，不一定有共同的音系基础。如 D 大类之下分 5 小类，各属于不同的音系点。这是知庄章声母演变的常例。提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的学者为了证明某些方言点知庄章声母演变有共同的方言基础，往往简单地从大类型演变的同一性出发，结果干扰了考察知庄章声母演变真实路向的视线。比如 D3 型和 D4 型都是庄组并入知章组，都是全浊声母清化，演变的结果基本相同，我们之所以把它们看作同一个大类型 D 型的两个不同的小类，是因为它们的声母系统演变内容大不相同，D3 型全浊声母清化大致上是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而 D4 型全浊声母清化后多变为送气清声母。

(5) 这个时期已有 D 型，但是没有出现卷舌声母，因为还不具备卷舌声母产生的语音条件。

三、近代汉语中期知庄章声母的演变类型

现存的近代汉语中期（元朝）的语音资料，经过系统整理和研究的有《古今韵会举要》（1297 年）、《蒙古字韵》（约在 1308 年前）、《中原音韵》（1324 年）、《中原雅音》（1292 ~ 1375 年之间）和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写定于元至正 26 年之前）所记录的吴方言等 5 种，知庄章 3 组声母都合流了。表面上看，5 种资料的知庄章声母的分合状况，都跟近代早期的 D 型相同，实际上，这个时期知庄章合流后声母演变的内容有本质的区别，发生了新的音变——产生了卷舌声母，进入一个新的声母演变阶段，可以归结为一个新的演变类型——E 型。

对这个时期知庄章组合流后在各自音系中的声母表现，向来有两种不同的音位归纳方案。一种是立足于八思巴字译音用一套字母标记知庄章组声母的事实和现代吴方言齿音声母的分类，认为以上 5 种资料知庄章声母都应该归并为一套声母，构拟一套舌叶音声母或卷舌声母。另一种方案是立足于各类资料知庄章合流后卷舌声母出现的不同语音条件，对声母音位进行重新归纳，分析为构成互补关系的两组不同的声母音位或音位变体，分别构拟音值。

两种处理方案描写音位及其音变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我们认为第二种方案合理，是出于 3 点考虑。其一，从卷舌声母自身产生的语音条件来看，知庄章

合流后并非全部都变成了卷舌声母，而有特定的韵母结合条件。其二，这个时期肯定出现了卷舌声母 [tʂ] [tʂʰ] [ʂ]，因为产生了新的舌尖后韵母 [ɹ]，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韵母也可以跟卷舌声母结合。其三，归入 E 型的 5 种音韵资料，卷舌声母的分化条件和演变内容并不完全一致。揭示卷舌声母的音变条件，搞清楚卷舌声母的演变过程，是近代音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果采纳第一种音位归纳方案，势必掩盖或难于说清楚卷舌声母演变的条件和演进过程。因此，我们有必要按照的不同的声韵结合条件，对 5 种资料的卷舌声母的格局重新进行分类描写。按照第二种方案，知庄章合流后的声母音位，有 3 种不同的归纳结果，因此，E 型就可以分析为以下 3 个类型。

《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中原音韵》是第 1 类，可称作 E1 型，此类知庄章合并后，出现了新的舌尖后韵母 [ɹ]，八思巴字母写作 hi，相当于 [ɣ] [ɹ]，说明出现了卷舌声母 [tʂ] [tʂʰ] [ʂ]。除了支思部、鱼模部、东钟部外，其他各部知庄章声母可以分析为呈现互补关系的两组声母音位，即知组两分，知二、庄组合并，变为卷舌声母 [tʂ]，可归纳为一组音位，知三、章组合并，读舌叶声母 [tʃ]，可归纳为另一组音位。

《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中原音韵》3 种资料在知庄章的演变类型上是一致的。杨耐思（1989）明确指出，《古今韵会举要》、《七音》与《蒙古字韵》3 种同时期出现的韵书，虽然各自的体例、收字范围和术语不同，但是它们所代表的音韵系统基本上相同，记录的是一个共同的语音基础。杨耐思（1996）进一步论证了元代汉语并行着书面语标准音和口语标准音两套标准音，前者以《蒙古字韵》为代表，后者以《中原音韵》为代表，两个标准音的声母系统，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有成套的全浊声母，后者的全浊声母清化。因此，以全浊声母是否清化为标准，E1 型又可以分为两小类，《中原音韵》为一小类，全浊声母清化了，简称 E1a 型，《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有成套的全浊声母，为另一小类，简称 E1b 型。

《中原雅音》是第 2 类，可称作 E2 型，此类知庄章合并后，出现了新的支部，含有舌尖后韵母 [ɹ]，产生了 [tʂ]。除了支部外，庄组跟知章组在 [i] 介音和 [i] 韵母前形成互补的格局，知庄章组都可以出现在无 [i] 介音的韵母里，读 [tʂ]，知章组既可以出现在无 [i] 介音的韵母前读 [tʂ]，又可以出现在 [i] 介音和 [i] 韵母前读 [tʃ]，但 [i] 介音和 [i] 韵母前绝不出现庄组，庄组只能读 [tʂ]。

《南村辍耕录》所记录的吴方言是第 3 类，可称作 E3 型，知庄章合并后，